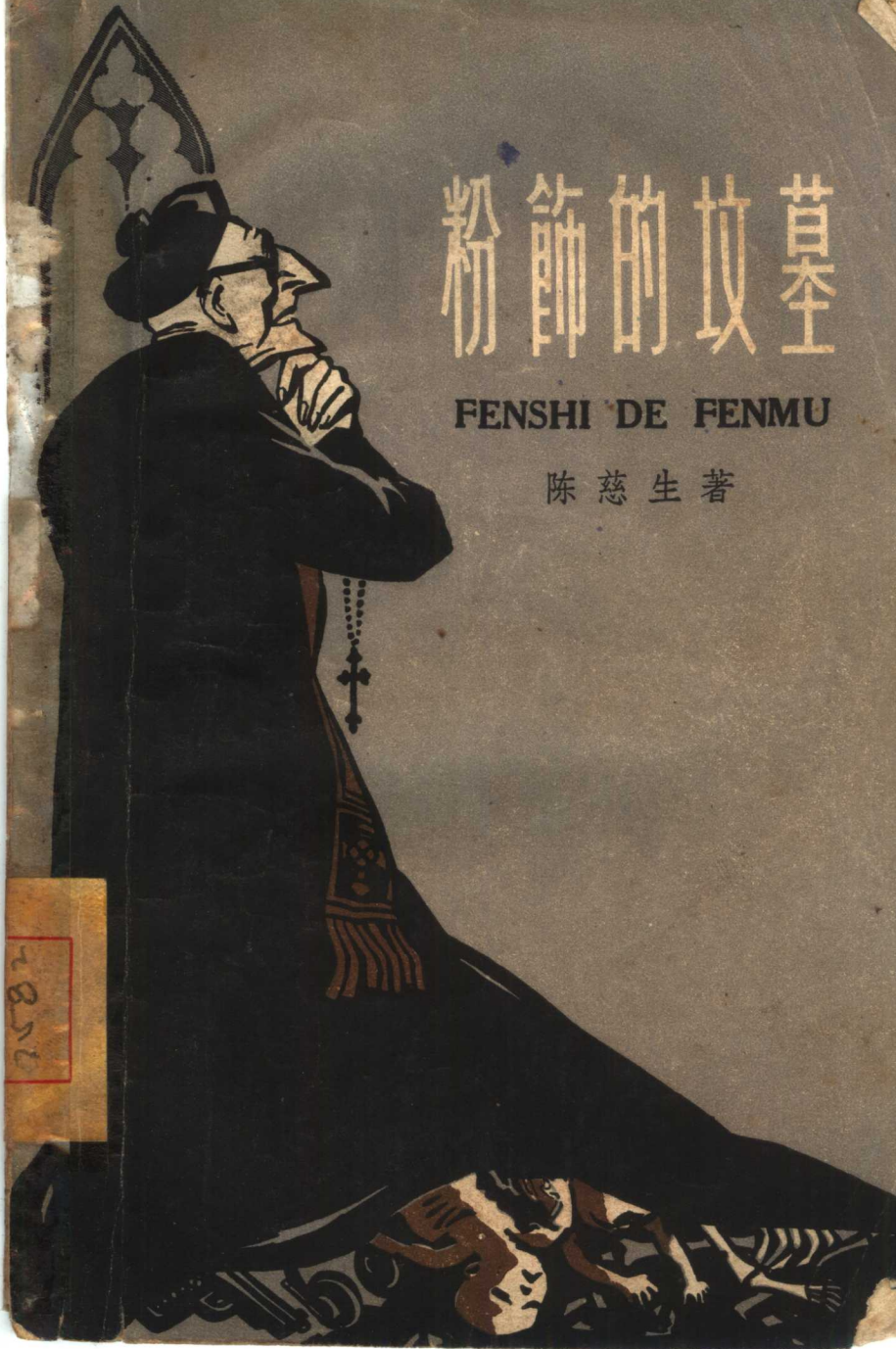


粉飾的坟墓

FENSHI DE FENMU

陈慈生著



粉飾的坟墓

陈慈生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內容介紹

本书是一份充滿血泪的控诉书。它通过青年修女苏忆芬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帝国主义分子如何利用宗教的幌子在旧中国进行军事、经济和文化掠夺的种种罪恶。年轻善良、世代信教的苏忆芬由于对宗教的无限崇拜，怀着美丽的幻想进了教会，当了修女。可是残酷的修道生活带给她的却是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创伤。在教会内，她看到了平素“最有德性”的神甫和嬷嬷在替帝国主义搜集情报，在做投机买卖；她看到了这些道貌岸然的“慈善家”虐杀了成千上万的婴儿；她看到了这些代替别人超度灵魂为“宗教”在奴役中国人民的灵魂；她也看到了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在相互残杀。活生生的现实终于使她痛定思痛地从幻想中醒悟了过来，而这时教会里的帝国主义分子却又把她关入了疯人院，直到全国解放以后，人民政府才把她救了出来，从而才踏上新生的道路。

粉飾的坟墓

陈慈生著

*

江苏省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〇〇四号

江苏大專出版社出版

南京湖南路十一号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 5/16 字数 84,000

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 16,001—36,000

“經師和法利塞人，你們这些伪君子哪！你們是有禍的，因为你們好象粉飾的坟墓，外面观着好看，里面却充滿死人的骨头和各样的污穢。你們正是这样，你們外面显出如同是义人，里面却充滿了伪善和不义的辜。”

——馬太福音：23, 27-28。

引 言

1950年夏天，当时我在长江沿岸的一座古老的城市里工作。一天，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视察了天主教会办的仁济疯人院。这是一所规模很大的接受外国津贴的慈善机关，位于这座古城的东南隅，四周一道粉墙环绕着一片青炎炎的瓦平房和一幢洋楼，映衬着一望无垠的绿野和远处的逶迤起伏的峯巒，从外形上看去倒还显得庄严肃穆。该院院长原是一个美籍神甫，解放后，才由中国神甫徐玉枢接任院长。

全部视察工作都是在徐玉枢陪同下进行的，他在表面上虽然待我很热情，但是骨子里却百般设法掩遮院内的各种阴暗和丑恶，我发现他几乎每到一处都要丢眼色、打手势来阻止职工和病员向我反映真实情况；并且还发现他们暗中控制着一批对他们不满的人，不让我见面和接谈。

这里的工作真是糟糕透了，对病员照护的恶劣，医疗设备的简陋，都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真是仁济其名，残酷其实。

在视察过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那个被教会当局当做疯子禁闭在这院中的青年修女了。她是在我刚跨进一个院落时偶而碰上的，当时她正被两个白头嬷嬷^① 夹胁着从

① 指的是外籍修女，因她们都戴着白色的头巾。

我所走进的那个院落里硬拖向另一个院落中去。她执拗着不肯走，两个白头嬷嬷就用巴掌打她，用脚踢她，并且用手帕塞住她的嘴，不让她叫喊。我看了很怀疑，也很气愤，便走上前去制止了她們这种野蛮的行为。我問徐玉枢：“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徐的神色很慌张，囁囁着說不出話来，我又問那个被迫害的青年修女，她哭着說：“我……我是被禁閉在这院里的，可是我……”她正想繼續說下去，徐玉枢在一旁朝她狠狠地瞪了一眼，她就吓得把話头縮了回去。不过，从她那惨白憔悴的面庞上和极端愁苦抑郁的神情里，完全看得出她是一个有着无限隐痛和忧伤的人。

本着对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我随即对徐玉枢說：“我需要同这个修女作一次个别談話，可以嗎？”徐玉枢躊躇了一下，回答說：“按照修道院內的規矩，修女是不能单独一个人同男子接近的。”我說：“那就請你也参加吧！”这样他就只好勉强同意了。

談話开始时，那个被迫害的青年修女，依旧什么話都不敢說。你問她，她不作声，你再問她，她就以伤心的哭泣来回答。后来，經過我再三地启发誘导，反复着重地向她說明：現在天下变了，有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領導，太阳已經照到工农劳动人民和一切在旧中国受苦受难的人們头上来了，你有冤有苦可以尽量地講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共产党和毛主席会支持你的。这样她才开始吞吞吐吐地說出了一些。因为这問題的情节很严重，很复杂，不是靠一两次談話就能够搞清楚的，当时便安慰她和鼓励她一番，并且当着她的面責成徐玉枢对她

的生命和安全絕對負責。

視察回来后，我把視察的情況特別是關於那個青年修女的問題向領導上詳細地作了匯報，領導上十分重視，立即責成我和另一位名叫王杏芬的女同志，負責對那個被迫害的青年修女進行耐心地、細致地教育，啟發她把所有的冤苦都講出來，好搭救她脫離苦海。隨後，我們便遵照這個指示進行工作。

經過許多次的懸談和接觸，那個被迫害的青年修女，終於逐漸地信任我們是好人，逐漸地信任共產黨、毛主席是救星，人民政府是青天，她所日夜盼望着的出頭之日已經到來了。與此同時，由於受到規模壯闊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的帶動和影響，各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學校、教會醫院和救濟機關中的教職員工、學生及收容人員的愛國主義覺悟大大地提高了，他們激于義憤，紛紛地起來揭發、控訴帝國主義利用宗教、文化教育和所謂救濟事業進行侵略活動的各種罪行，充分地揭露了帝國主義傳教士的丑惡面目。在這一偉大的運動中，仁濟瘋人院也舉行了一系列的座談會、控訴會和說理鬥爭會。那個被迫害的青年修女，在鬥爭的實踐中，政治認識越發清楚了，愛國立場也日趨堅定了，在該院運動的最后一个高潮的前夕，她在一個規模很大的群眾會議上針對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的罪行作了長達3小時的充滿了血淚的控訴。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作威作福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人民政府根據廣大群眾的要求把由帝國主義控制下作為進行侵略活動的據點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逐

一接办了。同时对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也按照其犯罪情节分别给予应得的惩罚。

仁济疯人院新生了！那个被迫害的青年修女获得解放了！

在接办仁济疯人院之后，我本准备为那个青年修女全面地安排一下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但是就在这时，組織上决定我南下另行分配工作。所以，我就把这件事交给我的继任者去处理。

光阴如白驹过隙，轉瞬間8年过去了，我已經把这件事慢慢地忘記了。去年12月間，我返里省亲，乘长途汽車，从这座久别的古城經過，因天已傍午，乃下車休息吃飯，并决定改乘下午二时的一班輪船繼續进发。不料当我提着旅行包挤在旅客群中走出車站时，忽然听见一个好象熟悉的声音在一旁叫我。我站下来抬头一看，端詳了好大一陣子，才认出这叫我的人就是那个8年前被禁閉在仁济疯人院的青年修女，她穿着一身半新的蓝布列宁装，外罩一件米色呢的短大衣，頸項上围着一條鵝黄色的絨絨圍巾。她的面孔紅潤飽滿，虽已三十許人，但看起来比在疯人院时还要年輕一些。她笑嘻嘻地望着我，似乎在責怪我这个人为什么如此健忘。

这一次意外的会見，我們都感到十分高兴。她告訴我說，她已經有了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并且一定要請我到她家里去作客。我答应了。我們一边走路，一边亲切地叙談着別后的情形。她說：她在离开疯人院后不久，便考入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学习，一切費用都是由国家供給的。毕业后就分配在这城里的一所初級中学里任語文教員直到現在。她早在四年前

就和同校的一位教員結了婚，并且已有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今天她到車站来就是送爱人赴省出席模范教师會議的。她还說她經常回想到过去，越想就越感激党和人民政府的恩情；同时也越感激我和王杏芬同志对她的帮助。

她的家就住在离汽車站不远的地方，有着三間瓦平房和一个小小的庭院。她的婆母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家，对我非常热情，为了我的到来，特別赶办了一餐丰盛的飯菜。她的两个孩子，男的叫小明，3岁，女的叫小紅，2岁，都长得十分伶俐。小明見我来了，便跑到我的面前要我抱他，喊我叔叔，小紅見我抱小明，也鬧着要我抱。我打开了旅行包，把准备送給侄子們的礼品，各送給他俩一份，我說：“这馬馬虎虎地算是做叔叔的見面礼吧！”她和她的婆母都推辞不受，結果还是小孩子直爽，賞了我的面子。

用完中飯，已經是下午一点鐘了。我因要趕去上船，便向她告別，她說：“因您的船票已經买了，假期又短，所以，我不便留你在这里多玩些时候。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麻煩你，看来是不可能了。”我說：“有什么事，請說吧。”她說：“上个月，市文联的一位同志对我說，我在8年前对教会内帝国主义分子的那一篇控訴，对于揭露帝国主义传教士的丑恶面目，提高人們的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对宗教的正确認識，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希望我把它整理发表。現在我已經整理好了，准备請你看看，提些意見。怎奈你要急于赶路，真是一件憾事！”我稍稍考虑了一下，便說道：“这样吧，你現在可以将写好的稿子交給我，我上船后就抽出時間来看，等下个星期，

我返机关时，再还给你行吗？”她点了点头，便走去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她所写的控诉书，亲手交给我。并且叮嘱说：“你如果认为有发表价值，就请你代为负责处理，不一定再退给我了。”我也答应了。

出了门，她执意要送我一程，结果竟把我一直送到轮船码头上，还不愿回去。

汽笛响过了第三次，机仓里的发动机开动了，船身渐渐地离开了河岸。她站在码头上挥动着手臂向我送别，我再三地向她表示谢意，请她回去。但是，直到船走下去很远一段之后，我还隐约地望见她站在原地目送着我。

轮船在突突突的马达声中沿着弯曲不定的河身飞驰前进，河岸两旁上的厂房、烟囱、住宅、行人，一批批地映现在眼帘前，又一批批地从视野中消失。当这座美丽雄伟的古城已完全被轮船抛在背后的时候，我便静静地坐在仓内，泡了一壶茶，摊开她所写的控诉书，全神灌注的默默地读着。

在人们的生活里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些负屈含冤而长期不得昭雪的人，总是时时刻刻地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尽情地倾吐自己的痛苦。但是当这么一天果真到来的时候，他们又会感情过分激动，觉得有满肚子的话，不知从何说起。现在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是天主教拯亡会^①的一个初学修女，名叫苏忆芬，本城人，現年24岁，被教会当局——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当做疯子禁閉在仁济疯人院里已經快滿两年了。

疯人院，顧名思义，只有疯子才可以进去。可是我絕對不是一个疯子，也不是患有任何精神病的人。尽管院方在我的所謂病历表上填滿了各种严重的症候，尽管他們一口咬定我疯了，尽管……但是我始終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神經上和精神上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无論过去或現在，想在我的神經和精神上寻找出什么毛病来，那只能是捏造。

也許你們不敢相信在这20世紀的文明时代里，特別是在我們这一貫以“爱人如己”做招牌的天主教会內，会出现如此罪恶的事情吧，也許你不敢相信那些道貌岸然的外籍主教、神甫和嬷嬷們会这样的卑鄙狠毒吧，也許你們还会怀疑我是由于什么别的緣故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吧。不过，我完全敢于向你們保証，我在这里将要向你們談及的許多事实，都是絕對真实的。我这里不仅秘密地保存着美籍主教惠济民的两冊日記可以作为他們的罪証，而且我还很清楚地記得我所亲身經歷的和看到的一切。我的信仰原来是极其虔誠的，我对于他們这些外籍主教、神甫和白头嬷嬷們原来也是极其敬重的。事实上，如果我过去不是象我所說的那样虔誠的話，也还不至于淪落到今天这种可怜的地步啊！

① 天主教里有許多男女修会，拯亡会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修会的領導权都控制在帝国主义分子的手中，成为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活动的工具。

虽然我过去曾經信服过教会长上所說的要忍耐，要爱仇人等一类的話，而且我还曾經是一个忠实的奉行者。但是，一系列的惨痛的遭遇，使我逐渐地明白过来了。现在，我心头都积着的愤怒和悲伤再也压抑不住了，我的忍耐早已到了尽头，我的眼泪早已流完了最后一滴，我有天样高的仇要报，我有海样深的冤要伸。我要把我本人和我全家所受的迫害，以及我所知道的教会內的丑恶事实都一起控訴出来，让你们能够从而了解这班披着羊皮的狼在教会內究竟干了些什么？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奉教的贫苦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是教会办的广慈工艺院的工人。我的祖父母很早以前就过世了，所以，对于这两位老人家在世时的情形，我只能从回忆父母的談話和从几个老教友的嘴里听到一些。不过，我深深地感觉到这一些片断的事实，都是跟穷人的血和泪交織在一起的。

我的祖父名叫苏百祿，从19岁起就在广慈工艺院中做裁縫。本来，凭着他那份出色的手艺，如果是自己开业，或者是到成衣鋪去工作，都能够有比在广慈工艺院內多得多的收入。但是法国籍主教白尙欧却时常对他說：“百祿啊！你还是在教会办的工艺院中做工好，因为这是爱天主的具体表现，你平时的一举一动，天主都是看得很清楚的，你死后或者上天堂，或者下地獄，就是根据你对教会有无出力来定断的啊！”我的祖父是一个虔誠而善良的教徒，为了所謂爱天主，爱教会，他从进入广慈工艺院的那一天起，就不分昼夜拼命干活，一天也沒有离开过。虽然他所拿的工資仅够維持一家人的半飢

半飽的生活，但是他却從來沒有一句怨言，這種表現自然是教會當局所歡迎的，所以，白尙歐在講道台上常當眾表揚他，說他是天主最喜歡的人，說他將來一定會得到好處，死了可以到天堂里坐很高的位置。但是，當祖父到了50多歲的時候，眼花手拙，漸漸地不中用了，白尙歐等人便換上另一副面孔來看待他。不僅不給他一點照顧，相反，却命令他改做**教區主教的廚房**的厨房里挑水等粗笨重活，又把每月7斗米的工資扣去2斗。我的祖父按着對長上一貫“聽命”的習慣，一句口都沒還，就噙着眼淚答應了。不僅如此，白尙歐等人還百般的折磨他。我的祖父因為體衰力弱，挑水時只能挑兩個半桶，但是他們却罵他是懶鬼，放刁，有一天竟硬逼着他一口氣挑了三次兩個滿桶的水，終於在挑第三次水時走到半途上暈倒了。又有一次，在一個風雪交加的夜里，白尙歐和理家神甫惠濟民忽然心血來潮，叫祖父冒着風雪到狀元樓去替他們買點心。祖父看了看壁上的時鐘已經12點多了，知道狀元樓早已停止營業，便從實告訴他們說時間遲了，買不到了。但是白、惠兩人却將他痛罵了一頓，說他光是吃飯拿錢不做事，簡直懶出黃來了。結果還是硬逼着祖父在風雪里白跑了一趟。總之，在白尙歐他們的眼里已經不把祖父當做人看待了。但是，對於神長們的德行，我的祖父是不敢懷疑的，更不敢有絲毫的怨懟情緒。

① 是主教所在的教堂，一個教區的領導機關。

② 是天主教的一項主要教規，意即無條件的服從長上。

远在40多年前的一个狂风暴雪的除夕的夜晚，气候特别冷。在这个时刻里，白尙欧、惠济民等外籍教士們都聚会在教堂的客厅里，花天酒地，尽情欢乐，餐桌上摆满了珍貴肴饈，香檳美酒，壁炉內噴吐着熊熊的火焰。但是我那可怜的祖父，白天已經劳碌了一整天，到此刻还没有休息的权利，惠济民吩咐他要到各个水缸里以及那供給外籍教士們洗澡用的水塔里都挑满了水，然后才能准他回家。所以，他只得拖着沉重的脚步，冒着风雪，耐着严寒，一趟又一趟的到后院的井里去挑水。后来，他的手脚冻僵了，疲劳过度了，就失足掉到水井里淹死了。

也就在这同一个时刻里，我那可怜的祖母和天明后刚交12岁的父亲，还坐在家中眼巴巴地等候祖父回家团聚哩。他們母子俩把中午留下来的一点葷菜焗在炉子上，又特地买了四两烧酒，准备給祖父回家后吃。可是他們一直等到天亮，仍不見祖父归来。在大年初一的經早，我的祖母怀着忧惧的心情带着父亲急急忙忙地跑到教堂里来寻找祖父，可是人們都說从昨天夜里起就沒有人看見他了。后来她們就找到教堂的后院里。这后院占地約五、六亩，既是花园，又是菜圃。根据西方教士們的爱好，这里种植着很多的大丽花、洋月季和其他一些不知名的外国花草。到了每年的春、夏、秋三季，一丛丛紅花綠叶，映衬着几条菜畦，几株楊柳，倒也十分雅致。

他們走进院內，首先引起注意的，便是井甃上摆着的一只供祖父挑水用的木桶。經過一夜的大风雪，这只木桶已差不多为积雪所淹沒了，只有一根桶梁儿露在上面。那根挑水用

的扁担上面也堆了一层厚厚的雪，扁担的一头埋在雪里，另一头担在桶梁上，而另一只水桶却不見了。

听父亲說，当时他和祖母一看这情形，心下便明白十之七八了。他們顧不得雪深地滑，急跑了几步，来到井崕边，俯下身子向井里面一望，就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听到哭声，教堂里的人們，包括許多前来替主教、神甫賀年的教友，連同白尙欧和惠济民在內，都紛紛地跑来了。祖父生前的好友楊老爹等人，急忙找来一副鈎竿，合力把祖父的尸体从井里打捞出来。

据說当时白尙欧和惠济民两人，不仅沒有絲毫怜悯的表示，反而責怪我死去的祖父，不該违犯天主的戒命自杀身死，他們还忿忿地說死得不是地方，不是时候，不但弄脏了教堂里的井水，而且，新年新岁的搞得很不吉庆。他們甚至还阻止祖母和父亲守在尸体旁边哭泣。

到了这种地步，我的祖母和父亲便跪着向白、惠二人苦苦哀求，要他們看在死者为教会辛苦了一輩子这一点上，而赦免他自杀的罪，并且，要他們大发慈悲，賜一具棺木，让死者早些入土。亲爱的讀者，这事情的真相原是很明白的，我祖父决不会提了一只水桶跳井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我的祖父准是由于手足冻僵了，太疲乏了，加上黑天黑地的，井崕边又那么滑，因而是在挑水时失足落水的。但是，白尙欧等人是否就不了解这事情的真相呢？可以肯定說，他們是十分清楚的。他們之所以要把祖父的失足落水說成自杀，无非是要推卸干系，掉过来，他們再卖个人情，好显出他們是仁慈的和有愛德

的。

事实正是这样，祖母和父亲的哀求总算没有落空，白尙欧在卖足了人情之后，才好不容易地赏了死者一口薄皮棺木，叫惠济民念了两串经，由众人抬去埋掉了。

祖父死后，教会当局连半个铜子的抚恤都没有给。祖父生前辛劳了一辈子，但无丝毫积蓄，因此，在死者刚刚入土之后，家中就缺粮断炊了。我的祖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旧历大年初二下午，带着父亲到教堂里去求见白尙欧。可是白尙欧却叫人推脱说他已经出门去了，不予接见。接着，母子俩便要求见一见理家神甫惠济民，但惠济民又借口说身体不舒服，不能见客。没有办法，母子俩就冒着严寒坐在教堂家院中的走廊里等候。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他们不走，白尙欧、惠济民两人就不好露面。直熬到吃晚饭时，白尙欧才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因为他不能因此就忍着饿不到餐室吃饭。

白尙欧低着头急匆匆地从他们母子的身边走过，故意装成没看见他们的样子，直到祖母主动追上去跟他打招呼，他才象刚知道他们来了似的假惺惺地说道：“唉，这些佣人真懒得太不象话了，天气这样冷，却让你们在走廊里呆着，也不早点告诉我。真对不住。你母子找我有甚么事情，就请说吧！”当时，祖母便哽咽着说：“主教大人，孩子他爷下狠心抛下我们。您看象我们这孤儿寡妇人家，一没有积蓄，二没有营生，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白尙欧长叹了一口气，慢吞吞地说：“苏大嫂，你的处境我很清楚，我也很同情你们。不过，这一切都是

仁慈的天主安排定的，我們除了忍耐而外，还能有什么別的办法呢？你們苦就苦一点吧，生前多吃一分苦，死后到天堂去就会多享一分福，能看得破些也就心情舒暢了。”說罢，他扭轉身就打算走开。我的祖母着急了，便伸手拉住他的黑道袍的后襟不放，哀求着說：“主教大人，总要賜給我們母子一条活路啊！”白尙欧見被拉住不放，就很不耐煩地說道：“这叫我有什么办法呢？你們中国人就是不講道理。”祖母道：“我們做教友的有困难，不找你找誰呢？恳求您行个好吧！不看在活人的面上，也要看在死人的面上啊！”說着，她不禁跪在地上，嗚嗚咽咽地哭起来了，我的父亲也哭了，这样，就使堂里的女佣人孔大媽等都围攏过来。孔大媽一面拉着我父亲的手，用衣袖口替他拭去脸上的眼泪，一面向白尙欧說：“主教啊，您看这孩子多可怜，难道叫他們母子俩活活餓死嗎？我們厨房里不是正缺少个打杂的人嗎？何不就叫苏大嫂来做呢。人家苏大哥生前为教会出的力可不少，如果連这点照顾也沒有，岂不叫人寒心。”沒等孔大媽把話說完，站在旁边的別的佣人也异口同声地代他們母子求情，要白尙欧想办法帮助他們母子俩。白尙欧一看这情形，知道如果不采纳众人的意見，就显不出自己是有爱德的人。同时，他又打量一下我的祖母，見她的身体还算壮实，看样子粗細活都有一手，因此，就看风轉舵地回过嘴來說道：“請諸位不要誤会，上爱天主，下爱众人，乃吾主耶穌所立下的教义，我身为主教，难道說还没有爱德么？苏百祿生前为教会做事很出力，人又老实，竟不幸死去，我心里至今仍非常难过。有我白尙欧在这里，岂能忍心让他的妻儿挨冷受餓？既然